



DIFANG XINWEN

地方新闻

[美] 加里·索托 著
李长山 译

世界中学生喜爱的书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

世界中学生喜爱的书

地方新闻

[美] 加里·索托 著
李长山 译

DIFANG
XINWEN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原书名:LOCAL NEWS

版权所有:加里·索托

Copyright© 1993 by Gary Soto

原出版者:美国哈考特·布雷斯出版公司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court Brace & Company

中文版权所有: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获美国哈考

特·布雷斯出版公司授权独家出版发行

中文版权中介:中国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

美国美达亚国际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桂图登字:20—99—037 号

地方新闻

[美] 加里·索托 著

李长山 译

☆

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南宁市鲤湾路 8 号

邮政编码:530022 电话:5850219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gep.com.cn>

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@gep.co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4.25 印张 插页 2 81 千字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 000 册

ISBN 7-5435-2785-5/I·213 定价:6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当今世界,各种读物五花八门,各种传媒五光十色。读什么,接纳什么,要有比较,有选择。比较得有眼光,选择得有智慧。

我们推出的“同龄鸟”丛书,是比较的结果,是选择的产物。

“同龄鸟”丛书将比较的眼光投向全中国,投向全世界。我们一是选择外国及港台地区中学生喜爱的作品,二是选择我国 20 世纪的名家名作。前者是引进,后者是原创。

引进加原创,世界加中国。这是我们的追求。

我们放飞“同龄鸟”,让“同龄鸟”鼓动这双翼,飞进中学生的广阔天地。

文学是多元的。正像数学有一题多解,文学也有一文多读。文学的魅力正在于创造性的阅读。“同龄鸟”丛书将营造常读常新的阅读兴味。

文学的语言是有魔力的。文学的形式也是一种“语言”。“同龄鸟”丛书将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形式语言。

“同龄鸟”丛书把作者、学者、编者、读者的知识组合起来,形成一种崭新的导读、点评、自评本。这是“四者”的心灵对话,是“四者”的智慧互动。这是版本学的新尝试,是审美学的新拓展。

我们期待这“四者”的和谐合奏。

我们期待这“四者”共奏出 21 世纪的辉煌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,共收入美国作家加里·索托创作的十三篇作品。

作品以生动活泼的笔触,从多个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代美国少年富有情趣的生活,成功地刻画了少年独有的心态和情感,如兄弟间淘气的捉弄和诚挚的情谊,少年渴望体验生活、渴望独立及证实自己的能力、展示自己的风采的愿望,少男少女间朦胧而又难以说清的情感等。书中的人物个性鲜明,形象生动。这些令人难忘的人物和作品巧妙的构思形成本书独特的风格。

本书荣获嘹亮号角图书奖、美国图联荣誉提名奖、学校图书馆年鉴荣誉奖、纽约公立图书馆少年图书奖等十一项荣誉。

目 录

敲诈	(1)
不请客就捣乱	(13)
头份工作	(24)
收音机	(32)
蒲霞	(44)
学校演出	(55)
雷士牌夹克衫	(63)
挑战	(73)
素食者	(83)
松鼠	(92)
机械头脑	(102)
乘飞机每磅五分钱	(108)
除夕	(119)

敲 诈

安赫尔像自己在学校里所交的多数朋友一样，也有一个卑鄙的哥哥，喜欢摆布自己，捉弄自己。他哥哥哈维尔，因为脖子瘦长，人送外号“小鼬子”。有一次，小鼬子把安赫尔的自行车挂到了树上。他们家的一座粉红色的房子前有棵棕榈树，小鼬子率领着自己的狐朋狗友，边笑边吐着葵花籽，一起把安赫尔的自行车挂到了棕榈树树梢上。

“给我弄下来，小鼬子！”安赫尔怒吼道，拳头紧攥，上嘴唇气得直哆嗦。

“小子，你告我去？”他哥哥笑道。

哈维尔看到爸爸开着吱吱嘎嘎的破卡车进了私人车道，才把自行车取下来。他们的父亲是个木匠，一天敲八个小时的钉子，很累，因此下班回家时，不愿意去管吵闹的孩子。

还有一次，安赫尔当时还很小，刚会走路，小鼬子带他去弗雷斯诺集市，然后故意把他甩掉。小鼬子穿着乔丹牌无声运动鞋悄悄溜走了。待安赫尔转过身来，脸上沾着棉花糖，却不见了哥哥，于是就泪如泉涌，嘴咧得像鲑鱼一样，哭了起来。他在人群里穿来穿去，哭着喊着：“小鼬子，你在哪儿？”泪水滚滚，打湿了棉花糖。他拦住了一个女人，问她看没看见小鼬子，那女人指

着一座白色大楼说：“去那动物养殖场看看。”

鬼把戏还不止这些。有一年夏天，一清早，安赫尔出去取报纸，回来时，用橡皮筋去套家里的小猫普普，突然前门咯哒一声关上了，接着就看到窗口里露出了小鼬子的笑脸。他给锁在了外面，身上只穿了一条睡裤。

“让我进去！”安赫尔对得意微笑的小鼬子吼叫道。小鼬子用手捂着耳朵，装腔作势地问道：“什么？我听不见你的话，亲兄弟。”

安赫尔一整天都躲在车库里，直到父母下班回来才得进屋。

小鼬子经常鬼鬼祟祟的。一天，他蹑手蹑脚溜进浴室，安赫尔正在那儿沐浴，胳肢窝里净是肥皂泡。小鼬子猛然拉开沐浴帘子，说：“笑一笑，伙计。”不等安赫尔裹上浴巾，他就举起宝丽来相机照了一张。安赫尔愣愣地站在那里，赤身裸体，像刚出生时一样，惊讶得合不拢嘴。

小鼬子在弟弟面前晃了晃照片，威胁说：“明天拿二十块钱来，要不你的女伴、学校的女生都会看到，你一丝不挂，像只毛给拔光的小鸡。”

小鼬子笑着，急忙出了浴室，搁下安赫尔在那儿，胳肢窝里、眼里都是肥皂泡。

“你这个流氓，”安赫尔愤怒地叫道，“我要杀了你！”

安赫尔用水冲了冲身体，走出沐浴间，浑身白里透红，像只螃蟹。他急忙穿衣，一边提裤子，一边往客厅里跑。“你在哪儿？”他歇斯底里地叫道，拉上拉锁，伸手穿上印有洛斯·洛沃斯

像的T恤衫。

他把厨房、父母的卧室、他跟哥哥同住的卧室，还有各个塞满东西的壁橱都找遍了，没有。小鼬子消失了，像烟一样。安赫尔嘟嘟囔囔，又是恐吓，又是咒骂。他噔噔地走出去，来到前院，看见小猫普普躺在一片阳光地里晒太阳。

“你在哪儿，小鼬子？”安赫尔站在草坪上喊道，看见了自己的邻居。街上不见人影，只有他的邻居门多萨先生，在给自家枯死的草坪施肥。

“你见小鼬子了吗？”安赫尔问道，门多萨先生摇了摇头。安赫尔叹了一口气，回到前廊上，抚摸着小猫，问道：“小鼬子到哪儿去啦？”

小猫普普抬起头，嘴角露出獠牙，用爪子照着安赫尔的手抓了一下。

“哎哟！”安赫尔尖叫道，吮了吮被抓伤的手，用指关节敲了一下普普的头，“你是个坏猫！怪不得别的猫不喜欢你。”

就在这时，小鼬子骑车从旁边经过。他对安赫尔晃了晃那张快照，叫道：“拿二十块来，伙计。我知道你有。”

安赫尔冲出前廊，开始追哥哥，可哥哥骑得太快了，他追不上。

“等等，伙计。”安赫尔恳求道，旅游鞋拍打着柏油路，“还我吧！”

“二十块，伙计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安赫尔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你就是有。你过生日时，你教母送给你很多东西。”

“才五美元。”安赫尔说着，放慢了脚步，气都喘不过来。小鼬子骑着车倒转回来，说：“那太糟糕啦。那就把照片展示展示吧，伙计。”

“别那样，小鼬子，我是你弟弟呀。”

“所以我才要对你这样做。要是我的朋友，我可不能这样干。”

小鼬子猛然转头，急骑而去。安赫尔回到家中，热得什么似的，却不敢再去沐浴。说不准小鼬子什么时候会回来，下次也许会带着一架摄像机。

我本来至少可以穿条裤头，安赫尔惋惜地想。可是没有，他当时确实是赤身裸体。现在看来，自己只得离开这个小镇了，不然会难堪死的。小鼬子既然发出了威胁，总是说到做到。

安赫尔细想了一会儿，打了个榧子，叫道：“有了！”他跑进屋里，拿出相册，想找出小鼬子小时候光肚儿站在一个破水池边照的一张照片。他一页页翻动相册，终于找到了那张快照，油腻腻、脏兮兮的，于是大叫道：“嘿！我有救啦！”他从相册的塑料套里取出这张照片。照片里两岁的婴儿胳膊胖乎乎的，仿佛充了水的气球，他不禁笑了。是小鼬子，没错，你看他双拳紧握，举了起来，好像要跟人打架，嘴角上还叼着一支香烟。

“我现在要治治那个流氓！”安赫尔说着，把照片迅速放进了裤子的后兜里。该我敲一把啦，他想。于是他坐在沙发上，手里端着一杯果汁汽水，一边慢慢喝着，一边等哥哥回来。

小鼬子回到家里，因玩自行车单轮平衡特技，又热又累，把果汁汽水从安赫尔手中劈啪夺过来，猛喝一口，又把一块冰吐回杯中。

“路易来电话了吗？”小鼬子把果汁汽水还给安赫尔，问道。

“这果汁我不要啦，沾了你的嘴，给弄脏了。”安赫尔责怪道，“不过，我现在抓住你的把柄啦，小鼬子！”

哈维尔不理睬弟弟那一套，走进厨房，自己拿了一块玉米粉圆饼，抹上厚厚的花生酱，吃了起来。嚼着嚼着，他停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，问安赫尔是否肯定路易没来过电话。

“你没听我说话，小鼬子。”

“我在听。”他答道，将身子靠在厨房的长面台上，又咬了一口玉米粉圆饼，细细品味着。

“我有你婴儿时的照片，你没穿衣服时拍的照片。”安赫尔拍了拍放照片的兜，嘲弄地说，“你连裤头都没穿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要让你的朋友都看看！”安赫尔兴奋得两眼放光，他认为这下可要把哥哥给难住了。

“啊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的亲兄弟。”

“是吗？好吧，我要拿给薇姬看看！”

小鼬子停止嚼食，想了一会儿，抬起头，双眼望着天花板。“是的，”他说着，吞下了一块玉米粉圆饼，“行行好，让薇姬看看吧。她在生我的气呢。看了我小时候的样子，她也许会高兴起来的。”

安赫尔的头猛然垂了下去。这招不管用，他心想，于是就责备哥哥：“伙计，你真坏。你终究会进少年教养所的。”

小鼬子笑了笑，到客厅里去了。他打开电视机，双脚跷在父亲的脚凳上，看垒球比赛，巨人队重创阿斯特队，15比5。

接着安赫尔跟小鼬子争吵了一下午。

“我要让你吃点苦头。”安赫尔说。

“你和警察？”

“我要把你的表偷走，小鼬子！”

“表坏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的钱放在哪儿。”

“我花了。”

“我告诉爷爷！”

“爷爷耳背。”

“我告诉雷蒙德。他会揍你的。”

“可惜呀，伙计，他进少年教养所啦。”

安赫尔再也想不出什么恐吓的话来，可小鼬子仍觉得饿。小鼬子站起来，蹦蹦跳跳去了厨房，抓起一把午餐肉塞进嘴里，嚼了嚼，咽了下去，用手背擦擦嘴，又开始劝弟弟。

“你想要回这张照片，”小鼬子碰了碰自己的衬衣兜说，“你就得替我干活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安赫尔看到了一线希望。

“刷盘子，洗爸爸的卡车。总之干我应当做的事。”小鼬子打开冰箱，拿出一瓶开了盖的、还有半升的果汁汽水，喝了一大口。

“你不应该对着瓶子喝，小鼬子。”安赫尔说，“你会散布细菌的。”

“我的细菌娇小可爱，伙计。这是薇姬说的。”小鼬子咕嘟咕嘟地喝，咽喉一起一伏。他咂了咂嘴，说：“你明白吗？你要是这星期就收拾煤渣，我会很快就把照片还你。”他拿出那张快照，笑了笑，“你看起来一副可怜虫的样子，伙计。”

安赫尔想了一会儿，哥哥先前骗过自己，他可能还会再骗。可是，安赫尔看不到其他出路。等到了学校，发现四年级的布告牌上，紧挨着时事新闻，就贴着自己的裸体照片，这个险，他可不能冒。

“好吧，你说了算。”安赫尔同意了，“不过你最好把照片还我。你答应啦？”

“以童子军的荣誉作担保。”小鼬子举起一只手发誓说。

他们相互击掌为信。安赫尔立即忙活起来，打扫他们的卧室，刷马桶，干小鼬子那星期该干的活。接着，他又把小鼬子的白T恤衫和卡其裤都熨烫了一遍，还给小鼬子擦自行车，用袜子抹车条，抹得像刀子一样发亮。

那天晚饭吃得又热闹又高兴。他们的父亲由右外场被派去守二垒，自己觉得很有面子，因此很高兴。他为阿兹台克建筑队打垒球，可几乎都不算是正式队员。他这次进入内场，是三个队员受伤帮了他的忙——“蜘蛛”崴了脚脖子；佩德罗拉伤了大腿；伦纳德酒后开车，没有驾照，没上保险，车子还少了一只前灯，因此触犯了刑法。

“几天前的那个晚上，你们应当看看我抢接小腾空球的那个漂亮动作。”他们的父亲眉开眼笑地说。他把叉子放在盘子上，抬起双手，两眼望着天花板，用左拳头击打了一下右手掌，假想队友就在身边，高喊：“我抢到球啦，后撤！我是英雄，伙计。”

“接小腾空球，小意思。”小鼬子道。

“不是你说的那种。那球投得很高，落下来很不好接。”

“爸爸，那大概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小腾空球，像我先前戴着塑料合指手套常接的那种。”

“嘿，毛小子，跟你爸废什么话！”

接着，小鼬子问球队里有没有姑娘。

“什么？”父亲两眼射出了愤怒的光芒，厉声问道。

“我只是问问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爸爸。你知道，那些女孩子有些确实不错，比我们男孩子好。”他看着母亲，母亲正在看杂志。“妈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”

最后小鼬子因说话没礼貌，被父亲派去拔花坛里的草。

“等我回来时，要把草都给我拔了！”父亲道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安赫尔问道。

“去打球。”

父亲走后，小鼬子对安赫尔打了个榧子，说：“你现在可以开干啦。”

“开干什么？”

“开始拔草，伙计。我要到球场去察看一下那些姑娘。”

“可爸爸说是要你干的！”安赫尔叫道。他噤噤地朝小鼬子

走过去，小鼬子把他推开，站在客厅的镜子前，开始梳头，还一边龇着牙，用手指甲去剔。

“这不公平，小鼬子。爸爸说是要你去拔草。”

小鼬子扭过头，看着弟弟，拍拍衬衣兜，微微一笑：“冷静点儿，伙计。”

因此，白天的最后一小时，安赫尔都在拔那淡黄色的杂草，而小猫普普则蹲在草坪上，困得直眨眼。安赫尔拔得胳膊酸痛，一个手掌起了个一角硬币大小的泡。他抬头看见自己的小朋友在附近，拿着坷垃互相砸，觉得真好玩。他感到自己就像囚犯，不由得心烦，也不由得自哀自怜。

然而，他还在不停地拔草。他不能冒险，让哥哥拿着那张快照去学校到处传看。

当晚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父亲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。小鼬子在前廊上迎候，为自己晚饭时说话粗鲁而道歉。

“爸爸，瞧瞧我把花坛收拾得怎么样？”

爸爸看着干完的活，虽然更关心自己的疼痛，可还是点了点头，觉得不错。

“你受伤啦？”

“是的。我滑进了二垒，刺伤了屁股。”

“你安全进垒了还是出局了？”

“出局了。他们又把我放回了右外场。”

“真可惜，爸爸。这我先前就预感到了。呸！”他把满嘴葵花籽壳吐在花坛上，指着自己的心口说，“真叫我心疼。”

父亲叫小鼬子别再说了，因为小鼬子的话戳着了他的痛处。他转向安赫尔，安赫尔站在他和小鼬子之间，小脸因拔草累得通红，T恤衫脏兮兮的，像块抹布。

“你在泥里玩了，安赫尔？”父亲问道。

“他一直在拿着小鸡给自己挠痒痒，对吧？”小鼬子说，“这家伙长虱子啦。”

安赫尔两眼瞪着哥哥，他受够了。“爸爸，小鼬子总在想法耍弄我。他有——”

“别说，伙计。”小鼬子警告道，又把满嘴葵花籽壳喷洒在花坛上。

“他有一张我的照片——”

“没错，我钱包里有一张我小弟弟的照片。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大，小臭孩子。”

父亲挥挥手，要他们走开，说他们俩是一对活宝，然后一瘸一拐地进屋去洗澡，洗罢就上了床。他希望被刺伤的屁股到早上会好点儿。

父亲走后，小鼬子转向安赫尔，说：“我想咱们有约在先，对吧，伙计？”

“你卑鄙。”安赫尔低声说。

“是吗？”小鼬子故作惊讶，用手指指自己的胸膛，“我？我可是个好哥哥。我只是在教你了解生活。了解生活，伙计。”

“瞧瞧，”小鼬子掏出钱包，甩到安赫尔的脸上，那里面有一张麦当娜的照片，“她是我的女友。”

安赫尔接过钱包，凝视着麦当娜，那是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。麦当娜的照片和小鼬子的照片面对面，小鼬子的嘴上叼着一支真的烟卷。

安赫尔把钱包递了回去：“她否是你的女友。”

“嘿，伙计，你谈我的宝贝，不要用‘否’，要避免语法错误。”

“她否认识你。”

“当然认识。她喜欢吻我。”小鼬子格格地笑了。他合上钱包，好让麦当娜的脸贴着照片上自己的脸。他把钱包开合了九次，然后说：“够了，麦当娜，别亲啦，我不愿再亲啦。”

安赫尔只有一笑。多可笑，他想，哥哥真可笑。

“她也喜欢你，”小鼬子对安赫尔说，“她非常喜欢你。她告诉我，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”他把自己的照片从钱包里取出来，将用宝丽来相机照的安赫尔冲淋浴的照片放进去。

小鼬子把钱包打开，合上，麦当娜的脸也就挨到了安赫尔的快照上。

“噢，你多漂亮呀。”小鼬子模仿麦当娜的声音说，“别亲得那么使劲，小安赫尔，你弄疼我啦。”

兄弟俩都笑了。安赫尔自己也试试，啪地一甩，把钱包打开，接着又合上，也模仿麦当娜的声音说：“安赫尔，你多英俊，可你的哥哥却这么丑。”

他们俩笑了，你一拳我一拳，互相打着玩。玩完了，小鼬子把那张快照对着安赫尔弹过去，照片擦着安赫尔的额头，落在了走廊上。小猫普普从容绕过拐角，嗅了嗅那张照片。安赫尔把